

LOVESWEPT(R) is a trademark of Bantam Books, a division of Bantam Doubleday Dell Publishing Group, Inc.

Loveswept

They are Stories of
very important ingre
able stories in the f
of consistently high
make you cry, but a
prises within their p
Most romance fans
they keep. Others n
each LOVESWEPT

危險愛情

獨家獲得授權出版全球中文版

Sunny Says

Jan Hudson

珍·韓森●著 沈雅●譯





精美名著 2005

危險愛情

Sunny Says

作者：Jan Hudson

珍·韓森

譯者：沈雅

精 美 出 版 社
發 行

危險愛情 / Jan Hudson 作；沈雅譯。——
— 初版。—— 臺北市：精美，民 82
面；公分。——（精美名著；
2005）
譯自：Sunny says
ISBN 957-716-032-8（平裝）

874.57

82002539

危險愛情

Sunny Says

◆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第一版 1992

- ◆原 著：Jan Hudson
- ◆譯 者：沈 雅
- ◆發行人：朱寶龍
- ◆行政總編輯：林淑華
- ◆執行主編：曾敏英
- ◆出版者：精美出版社／出版／發行
- ◆社 址：台北市民生東路3段113巷25弄29號1F
- ◆聯絡地址：台北市內湖區新明路174巷15號10F
- ◆電 話：7911197・7918627
- ◆電 傳：出版部／編輯部 7955824
營業部／發行部 7955825
- ◆郵 撥：0017944-1
-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版台業字0779號
- ◆排 版：伊甸殘障福利事業基金會附設企業部
台北市八德路4路8號2F-1 電話：7634466

◆Copyright ©1992 by Jan Hudson

© 1993,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by Gin-May Publishing Company.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antam Books, a division of Bantam Doubleday Dell Publishing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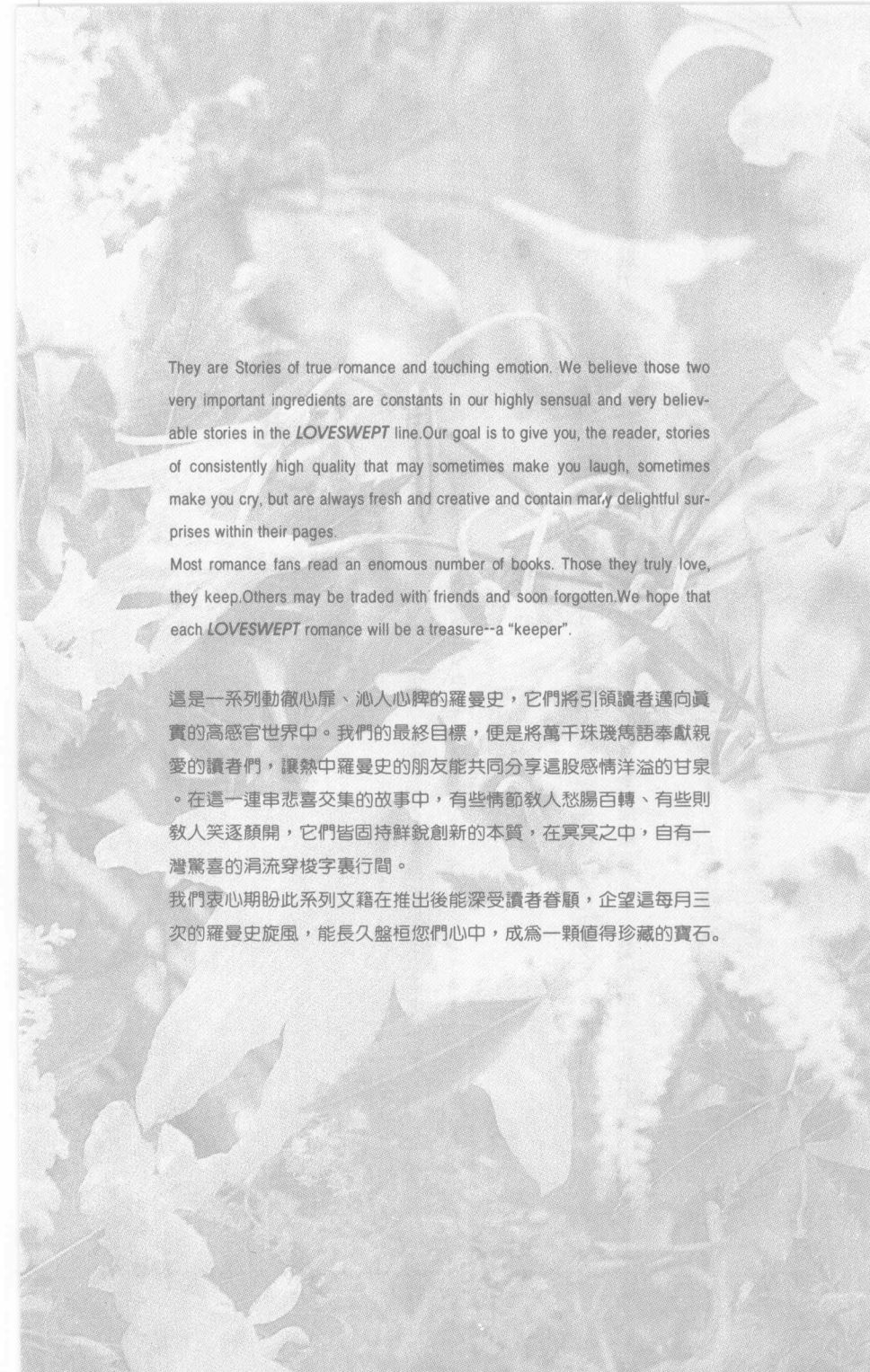
◆版權代理：博達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

◆初 版：中華民國 82 年 4 月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國際書碼：ISBN 957-716-032-8

◆Printed in Taiwan



They are Stories of true romance and touching emotion. We believe those two very important ingredients are constants in our highly sensual and very believable stories in the **LOVESWEPT** line. Our goal is to give you, the reader, stories of consistently high quality that may sometimes make you laugh, sometimes make you cry, but are always fresh and creative and contain many delightful surprises within their pages.

Most romance fans read an enormous number of books. Those they truly love, they keep. Others may be traded with friends and soon forgotten. We hope that each **LOVESWEPT** romance will be a treasure--a "keeper".

這是一系列動徹心扉、沁人心脾的羅曼史，它們將引領讀者邁向真實的高感官世界中。我們的最終目標，便是將萬千珠璣雋語奉獻親愛的讀者們，讓熱中羅曼史的朋友能共同分享這股感情洋溢的甘泉。在這一連串悲喜交集的故事中，有些情節教人愁腸百轉、有些則教人笑逐顏開，它們皆固持鮮銳創新的本質，在冥冥之中，自有一灣驚喜的涓流穿梭字裏行間。

我們衷心期盼此系列文籍在推出後能深受讀者眷顧，企望這每月三次的羅曼史旋風，能長久盤桓您們心中，成為一顆值得珍藏的寶石。

·幕起·

「單身環遊世界」的日子即將結束，一切的游移、不安與不信任也均宣告落幕——因為真愛已深深地烙印在彼此的心中。



凱爾是一位極具知名度的通信記者，也是克萊卜電視網新任的董事之一；他世故、粗獷的男性魅力曾吸引無數的女性觀眾，而他旗下的氣象播報員——桑妮便是其中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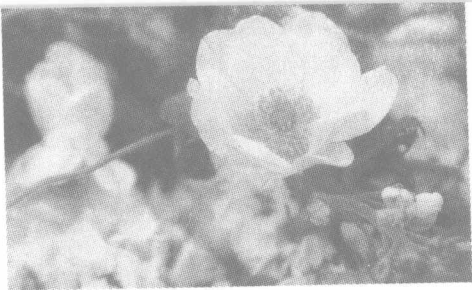
桑妮是位極有才幹的氣象播報員，她甜美的微笑、俐落的工作態度，使得克萊卜電視網的同事都喜歡她；尤其桑妮愛以身試法、不畏危險的傻勁更是使眾人對她另眼看

待。

就在凱爾新上任為電視網的董事時，他發現了她，他認為桑妮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他要塑造她、讓她繼續保有那永遠迷人的笑容……甚至，他想喚起她的熱情、坦誠、渴望……

然而您想，桑妮是位容易被「喚醒」的人嗎？是的，她害怕愛上這位有如魔鬼般性感的上司！她為什麼害怕？是工作因素？個人因素？還是家族血緣關係呢？

而凱爾會不顧一切地去追求桑妮嗎？他們在感情、工作上，到底會遇到什麼困難呢？您不妨探訪看看吧！



盡情徜徉飛翔吧

讓 Loveswept 伴您遨遊——

奇幻、甜蜜的愛情樂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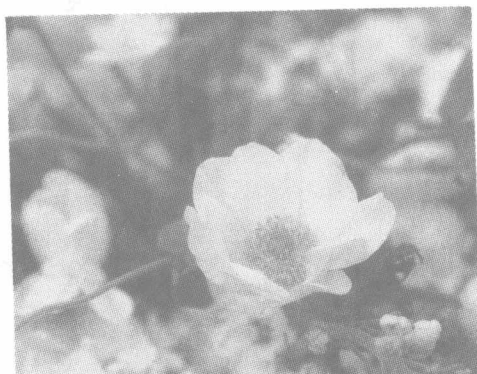


當落幕之後

或許 您盡可揮撒

屬於自己的 Love Stories

——一位彩虹繆思



胡龍再次試跳，這是過去兩個星期以來的第三次試跳。賴桑妮踢掉高跟鞋，也跟著他爬到窗台上。

「胡龍，吊緊！」她對彎著身坐在水泥牆旁的胡龍大叫著，「等我一下，我這就下來！」

「桑妮，沒有用，沒有人注意聽我說。」他沮喪地垂下頭。

一陣八月的涼風從古柏絲海灣吹來，弄縐了那位斜坐在半空中的人的鬚髮。他喃喃地說道：「沒有人關心我正在憂心這個工作，沒有人在乎我每個星期一到星期五所付出的心血——」

「哦，胡龍，事實不是你所想的。」她一邊說一邊抓緊繩索往下爬，並盡量克制自己不要往下俯視四層樓下的停車場。她收回心中的焦慮，慢慢地朝向那位繫有綠色波卡點領帶的中年男子。

微風吹拂著她的裙子，而水泥牆粗糙的表面正刮著她的腳踝。她覺得自己就像在一條發出爆裂聲的水管上奔跑，並沿著腿滑行。

在她的身後，克萊卜電視報社的電話響起，電動打字機嘖叨個不停，印表機也爭著把故事吐出去，電視網路的對談則在耳邊嗡嗡的作響，一切商業的作息就像平常一樣地持續著，甚至沒有任何人朝這一對在窗台旁爬行的人注視片刻。

胡龍眯起眼睛，「佛斯特去哪裏了？妳有打電話給他嗎？」

「我當然有打電話給他，可是他……嗯……他那時正好有急事。」她邊說邊給他一個令人安心的微笑。「但是他……他答應給第一次談話的機會。」桑妮心虛地假造中心總經理從沒說過的字眼。

胡龍——他那模糊的個人形象和響亮的音調，被古柏絲灣、德州的居民認為是「好消息十三頻道」的代言人，然而這些居民給這位代言人的反應卻是——白眼、懷疑的表情。

「我會留下來，除非有好的機會來臨、或是跳槽。」他下定決心似地抓起一張面紙，環繞在他襯衫領口的內側，而後又將它抽出，並將它往下丟。

這張面紙就好像是一個催眠的鐘擺，慢慢、慢慢地東飄西搖，直飄下桑妮凝視它的眼光中。桑妮的視線也未曾停住，直跟它向下、向下，向下落在那堅硬、黝黑的柏油路上。

驀地，她眼花撩亂，汗珠紛紛地在額頭上冒出，細細地落在嘴唇上。她閤上眼睛，深深地吸了口氣。

「胡龍，回來！請你回來！你不能留在戶外，幾分鐘後就會下雨了，趕快進來吧！否則你會全身濕透的。」

「下雨？」從他們眼前帕里那幢建築物望去，她看到的天色就像是胡龍現在皺眉的樣子，一向溫和的棕櫚樹沿著海岸線搖晃著，似乎要越過港口趕到市中心來，而港口五彩繽紛的遊艇和高桅帆船，也一反常態地在海灣中悄悄休息。

胡龍伸長他的脖子向上看，只見見寥寥無幾的幾朵雲彩堆積在一片平穩的晴空中。

「我知道妳的預測總是對的，但是——喔——妳在取笑我。我不會回去，我要留在這裏直到佛斯特來。親愛的，妳回去吧！進屋裏去！」

「我不會讓你獨自留在這裏，胡龍，你應該知道我有懼高症啊！我已經弄壞了一條新的水管了，而現在我的感覺只想作嘔，你就可憐、可憐我吧！我會和你並肩作戰的，你就上來吧！」

在一陣遲疑後，他嘆了口氣，「好吧！但只是因為妳的緣故，桑妮，只是為了我的好女孩哦——」

這一會兒的時間對桑妮而言簡直有如一世紀之久，她聽了之後，鬆了一口氣，小心地向開敞著的窗戶爬上去。忽然，有一陣風吹來，將她的裙子吹起覆蓋在頭上，她試著將它撥下，但卻往下滑落——她大聲尖叫，雙手在空中飛舞狂抓，希望能抓到一個握把。

此刻，她的生命全在自己掌握中，現在她只剩腳趾勾住窗框，兩隻手好不容易才握住細得如絲的電線——她又繼續下滑了，現在連電線也抓不著了，她盲目地往上攀爬，天啊，竟然周圍空無一物！

「桑妮，抓住我的手！」胡龍向她大叫，而此時雨滴越來越大。

「退後，胡龍，否則我們都會完蛋！你趕快去找人來幫忙！」

她的心亂得像被龍捲風掃過似地，她開始嗚咽；她那瘦弱的身軀全靠雙手在支撐

著。親愛的上帝啊，她不能就這麼死去啊！二十六歲便結束了人生旅程，那可真是太短暫了。她還有夢想需要實行、還有很多事需要完成、規畫，還有很多、很多人等待和她相見。

此刻，地方新聞播報員的回音在她的頭上打轉，同時也有一個強而有力的聲音向她說：「不要做一個懦夫！不要放棄！」

一隻灰白夾雜的海鷗從天空向下俯衝，坐在她上面的架子上。牠向下注視著桑妮，眼珠子來回地轉動，好像在嘲弄她似的。

「咻——咻——」牠發出嘲笑的聲音，並高傲地擺動著翅膀，繞了一圈後再露出背部。當牠弄皺了牠的羽毛後，桑妮怒視著牠說：「不……你……膽敢，你這隻惡劣的鳥！」

為了活命，桑妮仍然拚命地死撐著自己的身體，她咬緊牙根，用電線一環一環地繞在拳頭上。之後，她作了個深呼吸，才感覺到腳趾踏在磚上、雨滴打在背上。她開始爬向這幢建築物的另外一邊，用手緊拉著手上的電線，慢慢地移動。

然而那隻傲人的海鷗，用一種驚人的速度展翅飛去。桑妮吃了一驚，又向下滑，她大聲尖叫，此刻她的身體完全在空中搖晃，雙腿無力地掙扎，最後她又聽到電線即將支

解的聲音。

她趕緊閉上眼睛，並告訴自己不要向下看，不要向下望；她一遍又一遍地重複著，像一位囉唆的管家似地。

「我的監護天使在哪裏？我需要你的時候，你在哪裏？」

一隻強壯的臂膀抓住她的手腕，「我已經抓住妳了，」一個深沉的聲音傳來，「妳可以放手了。」

「你瘋了?!」她尖叫。

「相信我。」這平靜、低沉的聲音說道。

她睜開眼睛向上看，一個黝黑、粗糙、模糊的男人影像進入她的視線裏，他看起來似乎很面熟——面熟？她未曾看清楚他的臉，怎麼會覺得他面熟呢？況且在這生、亡的一線間掙扎，她怎可能想出一個名字？

他無奈的淡褐色眼神一觸及到她，她全身的每個細胞似乎都在顫動，一種獨特的、能慰藉別人的暖流，從他硬結的雙手傳到她的手腕。

「相信我。」他慢慢地重複著，「放輕鬆，不要怕，放鬆——」

本能地，她服從他的命令，她完全照著他的話去做，她願意跟著他做。

就這麼一個靈巧的拉扯，他將她拉入室內了。

當她的腳一碰到地面，她猛地栽進他的懷裏。他雙手抱住她，她的臉靠在他的胸膛上，手指緊抓住他背後的毛衣，這幅情景就像小孩子在晚上作了惡夢，猛抱緊別人似的。

他將她抱得更緊；這是一種說不出的安全感，它源自一股原始的力量，而這股力量卻是令人無限的安心。

她把自己更縮進他的懷裏；在他的臂膀裏，她感覺自己像停泊在一處安全的港埠中，能漸進地安撫她顫動的膝蓋和不安的心。

當她冷靜些，足夠思索現狀時，卻發現自己正站在報社的窗戶旁，而一對對好奇的眼睛都向她注視著，似乎是在看一隻受到驚嚇的猴子，猛黏住身旁的人類似地。她抬頭仰望，雖然只是一瞥，沒有隻字言語，但一道觸電般的暖意卻流過他們彼此之間，越來越強烈，越來越令她無以抗拒——她打了個冷顫，趁著這含糊不清的感覺還未襲擊全身前，抽身而退。

「呼——真是千鈞一髮啊！」她微笑着說道，並伸手將潮濕的短帽拿下，讓一頭金黃的頭髮披瀉而下。就在金髮瞬間飄下的片刻，桑妮給她的救星一個最甜、最燦爛、炫

目的微笑。

「謝謝你，我以為我死定了。」

他雙腳分開站立著，並用拳頭來撥開弄繃他臀部夾克的灌木盆栽，不一會兒，他怒視著她說：「該死！妳在外面做什麼？」

她逐漸收回收容，心情也為之下沉，因為他的焦慮、急躁完全烙印在眼角、額眉間，他緊蹙著眉，似乎有點——不諒解。她以為自己五呎三吋的身高可以佔絕對的優勢，但是他那六呎的身材似乎威脅到她，「我——我——」

他彎著身，把臉湊近她的面前說：「妳知不知道妳差點就沒命了？」

她揚一揚眉，挺直腰，站穩後也將臉湊近瞪著他說：「你火燒屁股啦？雞婆先生？我就是受一位『迷你瞎子』擺佈的人。」

他的嘴角輕輕牽動一下，臉上的肌肉僵直不動。

此刻，正好克萊卜的總經理佛斯特走來，他輕快地將手臂圍繞在他們兩人的臂上，高興地說道：「現在，讓我們將剛剛的情形丟到一邊，目前最重要的事是桑妮的安全問題，你們說是不是？桑妮，妳還好吧？」

「我很好。」她深深地吸了口氣，並拍拍身上那套潮濕的女船員工作服。

「好，沒事就好。」佛斯特輕拍她的肩，繼續說道：「大家都回去工作吧！緊張的時刻已經過去了，桑妮沒事了。」

「我還是要知道，為什麼她要該死地爬到窗外去？」她的救星咆哮著。

桑妮眯著眼睛，說道：「我正在練習如何成為一名輕巧的竊賊。」

「現在，現在，」佛斯特重複道：「讓我們忘記剛剛發生過的事吧！」這位總經理試著安撫大家，他向來痛恨任何突發狀況。他拉拉身上直條的針紋背心，並將雙手插入口袋中說：「桑妮，這位是我的表親——郝凱爾，也是克萊卜公司的新董事之一，他剛從孟加拉完成任務回來。賴桑妮是我們的氣象小姐，是一位極好的女職員。」最後，他又殷勤地加上一句：「她是不是像蟲那般可愛呢？」

「我是氣象播報員，不是什麼『氣象小姐』、『蟲』之類的玩意兒！」桑妮自動修正。但是就在她閤上嘴的剎那，她覺得血液已漲滿了臉，她吃驚於自己一直在侮辱這位郝凱爾先生——一位世界知名的外國特派記者——他是她和大多數現代女性的偶像，幾年來有多少人想要目睹他的真實風采啊！當然，他現在看起來比在電視上不修邊幅，而他似乎有好些天沒刮鬍子，連他那淺褐色的頭髮也過長，甚至頭髮上還出現了他用手指梳頭的抓痕。桑妮心想，也許他都穿身上的這套衣服睡覺呢！

「對不起，」她說，「我應該立刻認出是你。能見到如此知名的新聞人物，是我的榮幸。」她伸手向他致歉，而他也適時地握著她的手，「你姨媽羅薇雅生前時常談起你，請代我向她致哀，我們都非常喜愛她，對於她的逝世我們十分難過，我會想念她的。」

「雖然我已經很多年沒見到她，我也常想念著她。」當凱爾訴說時，一種陰鬱的神情更加深了他的莊嚴，他停頓一會兒後，又說：「她是……獨特的。」

「獨特的」形容對薇雅伯母似乎不夠貼切，桑妮心想也許沒有一個形容詞足以形容她吧！桑妮自己已經被認為很孤僻了，而這位伯母更——也許這就是為什麼她們兩個年齡差距這麼大，但卻十分合得來的原因。然而薇雅伯母真正錯過的，應該是這位克萊卜孤僻的董事，但是至少薇雅伯母死時是備極哀榮，一點也不孤單。

兩個星期前，薇雅乘坐的飛機墜毀在喜馬拉雅山，現場唯一剩下的是一片灰燼，和一些扭曲變形的金屬碎片；但奇蹟似地，她常戴著的金十字架仍然完好如初。桑妮注意到那條刻有埃及象徵生命符號的鍊子，現在正掛在凱爾敞開的粉紅色襯衫領口上。

一個無兒無女的寡婦，把所有的東西都留給了她這兩位外甥——郝凱爾和佛斯特。而這個中心站已是攸關克萊卜命運的一切；因為佛斯特和羅薇雅難得同意做全面性的革